尊水園集畧

尊水園集畧卷之七目録

程先貞正夫

德州盧世㴶德水著　受教李源星來輯

趙其星仲啓

萬首唐人絕句　唐韻清謠
王右丞集　王江寧絕句詩
柳柳州集　法書要錄
歷代名畫記　意林
北夢瑣言　東坡樂錄
東坡酒錄　東坡雜錄
東坡雜文合鈔　欒城集
山谷集　淮海集
雞肋集　陸放翁詩

水東日記　愚谷集
凝齋集　祝氏集畧
宙載　餘冬序録摘要
後渠大洲二先生集
高中玄本語　張太岳雜著
徐太室雜著　金罍子
李子田雜著　李卓吾雜著
張伯起譚輅　白蘇齋著
歇菴集　鬱岡齋筆麈

第十三冊　婁子柔集

徐氏筆精　露書

徐文長三集　六則

尊水園集畧卷之七

鈔書雜序

莊子外篇雜篇

向官計曹熟讀莊子其內篇無容議矣外篇雜篇可以節取于是減其句而仍其章俾讀之者若讀原文而未曾經刪削者是亦南華之一快也余不能著書而能鈔書特為酒所奪未遑卒業倘併心一路所鈔當不盡紀矣嗟呼人之不才孰有過我者哉

戰國策

司馬子長一生得力此書考成史記遂空千古二書盖相表裏也余最愛讀策每苦于難讀渺冥錯落如睇遠山絶壑趣足一望而不能着脚盖其難如此勉強數讀鈔成此本要其中之奇絶怪特者亦畧備于斯矣

呂覽初本

此余應舉時所鈔者爾時止一草稾及汎舟之暇攜至澗州命吏清出未遑删補訂正故曰初本若

病歸田暇日題此數字

古樂府

余好讀古樂府每苦刻本腴瘠不均如郭茂倩左克明是也偶見詩所樂府頗有條理遂取而鈔之古樂府一首不遺其後擬者俱不錄其有取古樂府一句作題目或自出新題者俱存之至鼓吹横吹相和清商舞曲琴曲雜曲等名余不甚解姑仍其舊尚欲依世代另編一本未遑也要之樂府亦盡于此矣從唐代別起只以詩論不必立樂府名

色

搜神記搜神後記異苑

既語怪矣多多益善何以抄為又何為抄其不甚異者耶余愛其文字之古雋遂總其怪也又恐以怪掩其文也是以抄其不甚異者也

藝文類聚

藝文類聚類書中之最古雅者也余自十七八歲時即喜觀之迄今四十年矣猶裴徊不置三年前視漕已竣旅泊通灣因撿舊本命吏錄出約可六

刪此特文事一種其詩賦等項尚未及也

世說新語

世說新語之爲書佳矣而其所以佳吾不知也後又有補世說者矣而其當補不當補吾不知也坊間所刻卓老點本其眞與假吾不知也偶據坊刻時一流覽裁者半留者半其誰爲世說誰爲補世說吾不知也惟喜世說因以抄世說也抄世說於以救世說也夫世說者天下之巧書也巧巧之過而流弊出焉其原始精神旣爲埋沒至所補之物又

其靡焉者矣然其人若事直與世說相當時或有過之者則又烏可廢也於是去標目存故實畧去黄取神駿蕭蕭肅肅令人一讀起立從此不敢僅以風流二字加諸世說新語詎不卓乎究竟言之世說宜自為一書後世說而著述者如何氏語林又宜自為一書今既已補矣混矣姑仍其雜糅忽吾採摘雖然亦可自成一書也

萬首唐人絶句

余喜吟唐人絶句詩惜所見不廣止高漫士品彙

及楊升菴數種敖清江一種餘選數十首耳最後乃得萬首一編悉其披閱共得七冊即仍有可簡汰者姑存之以備唐詩絶句一種大觀安得博雅君子再一商摧也萬首凡二刻一刻為原本一刻為趙凡夫本茲鈔從趙

唐韻清謡

病中隨意讀古人書讀十二家唐詩讀杜詩讀錢劉詩讀唐詩類苑因愁勞之餘不欲以拂逆語攖懷单取一種娛悦容與之言以銷暇日又单取五

言律一種爲其易竟而難恁也小齋樽酒開卷長吟聊復一樂五棚先生云清謠結心曲余苦愛斯語遂名茲編曰唐韻清謠

王右丞集

右丞詩無庸贊歎亦無庸鈔然亦有數首可省者因爲鈔之摩詰自稱曰詞客又曰畫師又曰山中人輞川林園之勝金谷平泉遜其清遠絕慾養花一味禪悅從來藝苑中盺僅見者也

王江寧絕句詩

唐絕至王昌齡無以加矣人第知其七言耳乃其

五言尤勝峯森渾與蒼蒼涼涼

柳柳州集

向也滯局迍邅心骨沸熱加以舟中燥狹日日焚和因取柳州游山諸記讀之聊一洗洒既與相浹遂了全部據臆小鈔獲其少半夫柳豈可選余豈選柳之入漫誌當日閱柳之因併見余之孟浪云爾盧世㴶記事鈔書在庚辰歲記事在癸未歲

世多以常柳配陶夫常與陶差近柳則從謝靈運來雜之以吳均何遜其獨悟處竟闗禪理子厚自

云惜無協律者竊取絃吾詩其得深矣七言律可與劉隨州上下

法書要録

張彦遠法書要録乃書林之巨觀也此鈔僅得十之二三縁余不知書遂不詳其原委所以為兹鈔者供文用耳

歷代名畫記

歷代名畫記與法書要録俱張彦遠著余所鈔書録已少兹鈔畫記更少非為畫也為畫之之人也

有高人有畸人有坦蕩自得天放領趣之人所謂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余是以鈔畫記也鈔是以不得不少也

意林

馬摠意林世不見其全書今所行者語要耳余又鈔焉可謂寡之又寡矣烏在其為林也哉一笑

北亭瑣言

是書卷末有華亭孫道明一跋謂至正二十四年五月七日寫起至二十七日畢卷時年六十有八

因念前輩好學手自鈔書老而不厭若此此書記事可與史傳互相發明特筆性不銛時雜長語余故爲之揀定又爲之剪訛此書頗覺清快矣南村病翁記于書眠菴（陸放翁有老學菴鮮于伯機有困學齋余又老又困喜書而不學用名菴曰書眠盖老困嬾書眠乃予義何也）

東坡藥録

東坡藥誦用意良深余讀而肯之因推衍增益曲暢旁通凡其集中之論藥物發[illegible]言有益于身心性命者悉攬結之目爲東坡藥録可以補本草方

書所不及而救過省愆在八自領憶東坡叙皃繹先生集謂其言精悍確苦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嗟嗟余之病深矣幸賴坡翁為吾發藥

東坡酒録

向于燕市得坡翁食飲録一冊時置案頭久久有會因廣其意變其體去食存飲編東坡酒録編成展而讀之覺東坡醞藉風流翛然物外之致如在目前因思與東坡同姓者唐時有蘇晉徙酒而酒逃禪者也東坡不酒而酒登仙者也嗟呼世味之

汨沒人作使人與沉湎啾號何異安得侍坡仙之側而與之游戲無何乎

東坡雜録

有行東坡外紀者有輯東坡小品者或不盡雅馴或束于數紙余乃擴而充之擇其言尤雅者名曰雜録其題跋一部仍舊中亦畧有裁割餘則博采諸刻又流覧詩集凡詩序詩題盡屬摭之此則他刻所未有也書凡三冊貯于草堂遇會心時取而讀之愉愉然不知天地之大萬物之繁覺弇州野

云小腴海錯止一端耳

東坡雜文合鈔

東坡集奏議制勑論策表啓叙記書簡俱可自為一部墓誌行狀神道碑可共為一部惟賦頌銘贊偈碑傳祭文哀詞祝文字說雜說禪跋致語凡十多種時時軼出余肆力刪纂頗而併之名曰東坡雜文合鈔與藥録酒録雜録同一帙

欒城集

潁濱邃于經術㴠于世務其全力在經解奏議及

論策等項發爲議文直緒餘耳余乃鈔其緒餘作一別録而宏淵深遠已邈然難即矣況其卓乎至此乃知蘇氏之學不可及也

山谷集

余生三十年未知宇宙有山谷也因同社友馬遠之勸余讀山谷書始求而閲之一閲即有入處手鈔兩冊間有評點擧以贈友人至潛夫亦如遠之之勸余讀也顧所見止南都坊刻三十卷聞山谷集不止此從而愽訪之不得嗣于燕市中獲豫章

集一部大略如南鄰本止多墓碣數篇與洪炎一序偶門人鄭爾木出山谷刀筆四冊尺牘絕乎倫矣惜其漫漶遂託陳獻之清出時時把玩然志未已也直至庚辰渡江董大兄孟履暨長公對之各贈一部乃全書也一舊刻一新刻可以互相校勘爾時濟務殷煩未遑卒業茲得請還山卧疾豐暇取兩集反復參對悉意搜討一切詩中小引採入歸序凡詩題之有意況者採入雜錄而似題跋非題跋者亦歸雜錄間有刪汰不過十之二三山谷

文至是粲然明備足以成一書而可傳矣盧子喟然歎曰余生三十年不知有山谷遂周旋二十五年不舍文章有神交有遇余于先生曷嘗妄託心惟日孜孜從吾所好而已書成惜遠之家在長水相去三千里何繇縮地共讀潜夫近遭兵禍音耗茫茫彼爾木者遂久為泉下人矣為之撫卷長嘆至董氏父子相貺之雅不能忘也書凡十二冊以類相從俱有條理又附録二冊盖傳採山谷傳贊年譜及諸家評論薈稡成帙山谷人品文品已昭

昭矣余是以鈔而不論云

淮海集

善乎淮海之稱眉山也謂蘇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際其次則器足以任重識足以致遠至于議論文章乃其與世周旋至粗者也又云中書之道如日月星辰經緯天地有生之類皆知仰其高明補闕則不然其道如元氣行于混淪之中萬物繇之而不知也按淮海此論甚微從來評蘇者皆未到此夫其持論如此則其所自得豈淺淺者哉

又其為人有志世務讀書取友一味嚴潔後遭謫遷毫不介意談笑而遊落落脩脩是性命中大得手人世徒以風流文采目之何其薄待少游也

鷄肋集

晁無咎是古文大手其師友淵源為東坡為山谷為淮海為宛丘妙在絕不似諸公其為文也入手似迂濶滯重而起伏合脉處妙有會通筆意所到洋洋如也繇其透入古人關紐故氣局迥別余茲鈔特取其小至大文字如安南羅言等項與來還

及錄余性怯世務凡遇經濟六章一槩捲却心知其非而不能強任之而已鈔書將百種俱用此法偶發其凡於此

陸放翁詩

余喜誦放翁詩毎欲鈔成一編而未果會客潞河公事已畢卧病無憀因從枕上閱卷顧行篋所携乃正德中紹興郡官刻字蹟多譌詩又最少喜其少易竟也遂鈔之不數日而卒業命胥錄出以為初本家間尚有吳刻劍南詩稿板精而詩富倘不

死尚欲傳選之為續本云南村盧世漼記

江湖長翁集

放翁序長翁文曰卓然特立於頹波之外後即有善評者不能贊一辭矣余尤愛其趣致一部膾炙蘇文逾於匆匆㮣品隲賞玩不啻家珍余是以從三十一卷中特置之首簡焉

樂庵語錄

樂庵語錄無語錄氣要說就說無拘無礙自居官以至大歸潔淨脫活絕無絲毫粘搭樂哉翁也刻

本頗錯雜余鈔之令歸倫要間亦有删削者摠期
樂翁先明獨露去之雖五百年余猶能擬杖屨也

陳龍川雜藁

向從燕市中得龍川集四冊如獲至寶隨録其三
國紀年中興遺傳刻之名曰龍川二書已又鈔其
序記題跋書啓諸碎文字為一冊以便諷誦則此
是也今江南有刻甚精校燕市所得本多十之二
余所刻龍川二書有錢牧翁序絶佳龍川至今日
重開生面矣

石林避暑録話

去年夏月刱此令歲初伏又閱一過真堪避暑中一則云松磊落帚藏侶孔北海檜深密紆盤侶管幼安杉豊腴秀澤侶謝安石栢奇峻堅瘦侶李元禮目之為四君子有味乎其言之也庚辰長夏南村志

考亭題跋

從朱子全集中録其題跋一部惜紙墨模糊者不啟又間有所揀擇遂止此兩冊然亦足以成書矣

夫世競以理學目朱子詎知其詞源深廣老筆紛披一至此也因思湖南毛氏刻各家題跋尚少此種又陳唐卿戴師初二家題跋亦可喜安得順風寄子晉廣之子晉博雅有精識定可吾言

野客叢書

此書曾經江湖長翁所賞識又王酉室先生校刻精工無復遺憾信乎其可傳矣余又擇其會心者鈔之精者必簡以少為貴中有論漢武帝立鉤弋夫人一條極有妙會讀史者不可不知又觀野客

臨終時殆懸崖撒手人也

石門文字禪

東坡山谷二老乃石門所皈依者夫旣皈依坡谷矣其文安得不佳其人安得不佳當石門前先儒而後僧者有劉慧地先僧而後儒者有陸鴻漸其人皆可喜其文皆不俗倘與𦍒露滅同時自然䏻臂矣余不知禪不好禪茲閱劉石門文字禪特愛其文字耳就中題跋一部尤可愛乃盡錄之異哉此僧遂欲與東坡山谷放翁諸先生髙揖端拜天

下士詎可以族類論耶然每至悲涼嗚咽慷慨激烈處輙見其涕出淚流肩搖骨涌蓋尊宿中一片有心人也披誦之餘肅然起立

鶴林玉露

此余初第時在京邸所鈔者存之至今未遑再閱固緣頹惰亦緣一書甫了旋易一書不能將心源盤桓一書七穿八透耳此讀書人大病余老矣無能為矣期同過者改之

東觀餘論

東觀餘論其為書家南董不待言矣而商榷文事時時間出異冊容籍精研奇賞古來讀書譚正如伯思者有幾余既於書學無緣而文癖滋甚故此鈔畧其所詳詳其所畧不免孤負伯思祗圖自為謀遂不暇為伯思地也買櫝還珠世固不乏門外漢余亦其一人爾

廣川書跋

廣川書跋天下奇書也此鈔特取其淺顯可評文筆之用者至古奧精深與史籀斯翁端拜而

無與焉

圖畫見閒志

吳書卷首有其自序云宴坐虛庭高懸素壁終日幽對愉愉然不知天地之大萬物之繁況乎驚寵辱于勢利之場料得喪于奔馳之域者哉余三復其言而肯之倘能如是竟可遺累休心誰云玩物喪志宗少文諸公所以遠擅千古耳然作畫者一人觀畫者一人論與畫者又一人揔視其胸次何若天下事求之胸次足矣余所以鈔畫記而又鈔

畫誌也

高似孫緯略

陸芝房送緯略一部謂是沈晴峯先生家物其簽標爲先生手書爾時漕務正殷舟中暑濕畧一披閱止鈔廿六條今一再過僅僅耳

林霽山集

霽山先生節義人也而詩乃高妙若此此舊刻頗紊紛余畧爲科揀令歸條理五七古近以類相從正文逐首不遂詩要惟所之無訛抹塗抹可讀因各

鈔數首附諸卷末

中州集

元遺山中州集每人有一小序余乃鈔其序定為一冊熟復展翫深服遺山為史家老手且胸中有如許事直借文章洩其冤乃盍謝康樂庾開府一流人不意金源有此瓌寶安得其全集讀之

剡源集

向遊南都問書于國子監止得舊唐書剡源集圭峯集數種剡源集畧一翻閱未遑卒業已遂置之

直至汎舟之役旅泊通灣事竣乞休少獵書史探篋得刻源集乃舊所閱歷者重閱一過命胥鈔之胥皆北人作字殊毛又苦無紙粗成二冊𢃄抵家三年矣亦未遑再一校勘信乎讀書固難而整書亦不易者也長夏繙書偶得此本遂題數語以志顛末至刻源文品具宋文憲序中無庸附益重刻者爲戴洵先生南京國子監祭酒

文獻通考經籍志

古今執文至文獻通考經籍志備矣余爲舉子時

即喜覩之鈔成三冊恒在袖中案上去今二十多年猶時一紬閱偶買舊書見有单行經籍志者梨然當必特書數字

南村輟耕録

余讀南村輟耕録少裁劄之彙為四曹曰人物曰山水曰雜俎曰文叢凡可敬可吁可喜可怪者統存矣因想當日樂志讀書如陶先生蓋在隱文之間其着書名南村殆取五柳柴桑以自貺云

明詩近體

明詩余未見全帙特就三四家所選者一絜取之又止近體一種計五言律詩一冊七言律詩二冊五七言絶句一冊對酒當歌閒吟數首亦足以發懵所收未盡又頗愬尚欲廣之損之

水東日記

葉文莊公水東日記向止閩其名未見其書前年視漕過濟上公七世孫重華迎余至南陽以新刻相送爾時淩遽未遑展讀至抵通州報竣始獲讀之如公者乃留心世務不廢讀書者也茲鈔特取

其論列蘇文者餘縣未及內有陸放翁家訓今渭
南文集不載或放翁編集時自刪之重華歸香城
文士也

愚谷集

愚谷集爲鄉先正李舜臣先生著愚谷先生號也
遂以名集先生又號未村居士未村讀書若渴尤
邃經學又精字學無時不讀死而後已若未村者
真異人也其讀經史諸序與惜庵等記奇奧簡古
與他文字不同蓋先生一片精神所寄又嚴官以

來用志愈篤耳詩清潤閒遠蔚然名家

凝齋集

南陽王公諱鴻儒所著凝齋集余得之賣舊書者詩有妙境無儒先生腐氣滯氣文亦質直余獨敬其好讀書好尋書與梅一之最善一之者終身讀書者也若世濯者乃好尋書而不能讀書者也鈔凝齋集完書此志愧

祝氏集畧

向余出京偶憩新城南十里一僧舍中僧論愈光

雅好文史見其案上有祝氏集畧一書取而閱之後遂舉本相贈藏之十五年矣發篋重閱取心之所好者鈔成一冊歎枝山翁學術富美若此蓋不止以書名世也聞唐解元六如讀書最攻苦人止知其詩畫前輩未易測識如兩公者甚少不似今人止露才而不學耳

宙載張合貴所

宙載一書亦足以多識余鈔一小冊更為删削尤覺淨粹

餘冬序錄摘要

餘冬序錄吏部侍郎郴州燕泉何公子元孟春所著也公與慎同受事李文正公之門雖齒位相懸而以同志忘年公逝後其嗣人刻其所著此書凡十三集始終數千條卷浩瀚艱於流傳余乃摘其體要以就簡易凡二百六十條卷帙則仍題其舊嗚呼是足以傳矣余嘗觀宋史儒林文苑諸傳其間名人鉅公所著書同動以千百卷今皆無傳豈不以簡編重大之累乎著述之家可為殷鑒遂併

識於此嘉靖辛亥夏四月五日成都楊慎書　燕泉先生著有餘冬序録書凡十三冊可稱美富升菴先生取而摘之益見精要余特據升菴摘本鈔其三四名曰小摘於是乎燕泉原書絕絕乎無餘矣然尚及六十紙足勒成掌帖具體而微倘可藉手以見何楊兩先生乎聶脅鼠肝沾沾自喜矣崇禎十二年八月十九日後學德州盧世㴶記時官京邸

後渠大洲二先生集

此余為孝廉時所鈔者也繇今思之于崔先生十得二三于趙先生十之一耳嗣見李貫之洹詞記事鈔續裨益不少而南都所刻趙文肅公文鈔可以竟讀不必再鈔矣嗟夫安得二先生復起而獲聆性天文章之鈔也哉

高中玄本語

中翁本語乃從文襄集中錄出者裝潢成帙寶而藏之

張太岳雜著

張文忠公雜著一卷載在集中世淮特爲録出作一単冊見太岳先生不但經濟卓絶即讀書細整儒者亦弗能及又先生于古今人少所許可獨心服張乖崖云

徐太室雜著

嘉定宗伯徐公所著塵譜鏡戒等書凡六七種其議論極可喜至古文詞止泛應而未曾深入矣後徐公而起者爲殷職方未見其着作何若想亦一人豪也至唐叔達婁子柔始直入古文堂奥然而

人俱以諸生老

金罍子

陶石簣序金罍子倫矣惜未見其書後于友人處見之果刻隨手鈔一百五十二條定爲此册仍以原本還之友人如金罍子者真好學深思古人之意者也

李子田雜著

鈔李子田先生雜著五種曰于碩注箋曰擷陰齋語曰冉浦欵言曰黄谷讖譚曰緑雲亭說鈴篇中

有卓見而不隨世轉者子曰讀書之富可敵用脩精覈亦畧相當特揚傳以聲彩李覺朴耳用脩子田俱不喜道學用脩名滿天下子田不甚顯

李卓吾雜著

卓吾先生書人第知其直截痛快而不知其紆廻層折之極其人出世逃禪使性負氣似乎與物澗遠乃最能體人情切世務絕不肯作一門面語發爲文章著之紙墨光怪淋漓終歸簡要可以救時可以傳世善讀者六通四闢心平氣和不善讀者

祇增其決裂而已于是卓老遂為世所詬病嗟乎世豈足以詬卓老哉或曰子論卓老是矣試丹評其文字何如余曰即在文字場中亦當成佛作祖一部藏書當全看不可鈔取至其書牘及雜著稍稍涉獵可三之一當胸腔愊塞意緒荒蕪時朗誦一過如佳茗解渴名酒破悶也人生樂事無逾此者

張伯起譚略

張伯起譚略据評諸史大有見地比物連類必資

引觸鈔出一卷可以譚矣聞伯起舉孝廉中歲即罷公車讀書自娛抗志以老盖高士也

白蘓齋集

白蘓齋集為袁石浦先生著詩大有神境一時諸公不及也讀論語等書及雜着俱從胸襟流出一味妙悟平生服膺大洲宏甫見地元自不同諸遊記亦自楚楚尺牘俱可觀惜四十外即没倘假之以年固是天地間大物

歇菴集

歌翁學道人也而文章源委所得亦深規規矩矩時露逸趣游五泄等詩及游台宕等文山水筆墨活現横溪康樂柳州不過如此大約歌菴集强半是應酬作陶生本來面目幾為所揜余故盡洗之令歌菴神明煥發

欝岡齋筆麈

王損菴太史博雅精能于世間事無弗了折誠異人也欝岡齋筆麈具見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先生論余一部余秘之帳中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鈔出二冊以[illegible]遺[illegible]

太史深於醫中談醫理尤詳湛可味云

袁中郎集

袁石公名滿天下要其實亦足以副之非過情也錦帆觧脫等集詩俱有可觀者至瓶花瀟碧殊不爾未知何故諸記中華嵩百泉爲第一在古人中亦屬高手大約典試秦中後大益老確聞有續集尚未見

紫藐軒雜綴又綴

李九疑先生與吾州楊毓竒先生爲同年友此本

乃九翁送毓翁者毓翁轉以送余取而閱之九翁

葢大雅君子而傳之以風韻者也文史樂志書畫

怡神好友良朋登山臨水所謂胸中廓然無物草

木禽魚皆足供樂事也書名紫兎軒雜綴又綴鈔

為兩册以當玄對至毓翁一味讀史年八十餘猶

讀史不輟若梡香爐一無所好與李先生不妨雙

美

石倉文藁

石倉文藁初刻最佳歷歷落落直寫胸懐老氣横

溢乃古文場中定霸手揔而言之曰直後来應酬覺繁本色頓減

退谷文稿

鍾退谷紆餘幽秀可稱絶代佳人然亦有一種習氣兮别觀之水清石見矣

會心言

向讀王聖俞先生制舉義而心醉最後讀會心言而更醉先生乃真讀書人乃真不染世味而留心世道人每發片語冷然入微自經濟以至詞章俱

有鈔會學者但使此一冊書恒在手底潜心靜對其受益不可盡言先生又有人物覽一書止見其序與各部小序懸知其書有用也聞先生有子玉輅能讀父書靜重簡遠雅有父風云序先生集者為梁鄭兩先輩俱以文行稱

梅花草堂合鈔

何讀張元長時文驚焉未見其古文也後同年友凌若栩贈梅花草堂筆談一部始甚愛之比於世說語林別有一種光氣可動惜叢雜衍疏而不可

即歎曰此海內異人逭實峻江而元長沒久矣眞
有以梅花草堂集餉者幸獲全書居然分藝澤因
多暇日月撮鈔之頗有倫要遂從而裁之分為
十三冊冊為一類冊首各有題語茲特序其大都云

第一冊

此為第一冊元長先世狀畧在焉蓋元長將老徘
徊而傳六世之神乃一生精血所注即其稱引史
公之敘家世六一之表瀧岡自待良亦不薄若叔
弟子女與骨肉周親諸誌狀均附焉而四業師祭

文亦附於左知元長為至性人先之以族譜序原始也存元長小像髣髴如見其人也以湯臨川張氏紀畧序冠首為其言絕淪痛文絕要耶元長當日所端拜而薦之祖考者也

第二冊

此為第二冊自張環蟜堯圖以下舉元長長先君子先夫人第世長世長之子孫已之諸女及諸女之所遺有觸輙感有感輙悲比物連類文生於情至因張智而憶先王父因金嫗而憶先王母盖事事

念念無往而不追遠者也有病岔上自傳以下凡身病心病接待應酬之病一一刻露如腸剔骨而識逆警礪誠恥懼怨業錢口業等語净洗肺肝自鐫銘誠直心人說直心話元長殆聞道者與若三念真哀故陸王氏出涕無從纏綿凄愴攸知元長至性人也

第三冊

此為第三冊元長著述議論鉅細整散咸在焉偶出一言抉從來之未有令入骨爽眼明有時瓌瑋

迷朴参差俶詭無傷也忽出莊語居然說法而太學三貫入一條識老思深作書者其有憂患乎百爾君子宜三復斯語尺牘七八通文事交情蕭辣婉藹

第四冊

此為第四冊俱係元長小語閒適歌笑感慨淚零飲酒試茶登山臨水無之而非韻也無之而非文也原未嘗斤斤著述而著述實莫妙於此矣宇四話一條其夢中境界奇絕文章亦奇不可嘗想矣

長病目無聊故寄夢以開眼要元長有具眼人十指放光照天照地渠視尋常有兩目者直黑豆耳

第五冊

此為第五冊談先朝盛事穆然有無窮之思若江陵敬所蕭卿玄之坦山徐司寇孫先生諸君子俱留心經濟担當世道人也元長津津述之其懷抱可知矣至孫田二監事有可紀不以人廢尤見元長之大

第六冊

此為第六冊元長高趣真識懷賢好善約畧見此先賢遺像凡五十餘人已失矣復追録之可想其傍徨無已之意龔安節先生畫像記篤論也若鄧文潔唐子畏容城屠若浙人呂光午吳城葛將軍崑山龔恭軍仙骨俠腸俱天地間奇男子故侯王松約樊寥介自是千古人至司訓先生及署篆若苟可登納靡不採摭元長之用心何如哉樊香游一傳近真司馬遷

第七冊

此爲第七冊皆前輩舊德同心老友可仰可則可敬可愛者元長泚筆志之諸公俱開生面而孫㦖角吳心田伊古峯小横山老人不衫不履陸地神仙元長又以戲墨留之玅哉

第八冊

此爲第八冊皆貞烈節孝持世維風者有味乎王又新先生之傳此女也若諸夫人老壽安康具徵福德至三姐之奇特蘭香之勳業吾見亦罕矣異

哉兎孫元長表微

第九册

此爲第九册肩公季思白民子魚子柔諸先生可爲天之逸民令之古人矣朱式之周昌東邵仲書周茂仍瀊村吾友非隱者而能若是乎他俊士畸人一経元長藻繢靡不氣韻生動王孟夙曾丞吾郡亦穫望見顏色周自淑自強獨行士也張大夫四十小傳奇人奇文交含互映述王淑士父子兄弟之樂令入神往元長與王孺和最厚其誌文特

痛絶要孺和之所遭亦苦矣君子聞而悲之

第十冊

此爲第十冊元長往還朋輩文人奇士淡宕清綺各有其致而鄒公復以貴公子能文好客得禍最酷李超無不足盡矣元長併著之

第十一冊

此爲第十一冊名醫繪事歌喉刻手好筆良劍以至鄭塑時壺或急需或不可無亦不必無且其中大有人在元長於此處不凡若夫鷩禾絶艷胡帝

胡天禀受既殊聆睞自異元長風流玄賞是以娓娓也而緇流黄冠按十得一元長所取吾其舍諸

第十二冊

此為第十二冊皆文事曰史曰文曰詩曰雜或書或畫或古帖或宋刻而終之以舉業元長於古最服膺蘇長公於今則李于鱗李充翁湯臨川而徐五湖善謔夏惟訥鈔書何上舍藏書一經點出法人斯在至練水諸公讀書作文為三吳冠元長未嘗不虛心推讓也舉業一宗歸太僕父子鄧文潔

嶌具區顧升伯黄貞父張賓王張宗曉俱携天氣
元長論次諸公而虚其左方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第十三冊

此為第十三冊元長真能以神情意趣領畧諸境
故寒暑雨暘一入其手𣂸種種發現而日之新麗
月移世界尤不經人道而洗碧落作青錦羃霜花
攤簇與繢片無異造語獨工品泉試茗乃其勝場
又曰生平無酒才而善解酒理能以舌為權衡也
殆左之右之矣摘櫻桃之最有謂光明浮昱令人

不忍下咽元長真知味者一切花木待古栢如老友謂桂吐一粟則香一樹則酷梅開一萼則清而芬一樹則更清盖桂近而梅遠桂觸而梅閒也斯言攝入最微月蘭爲文王孔子屈原之徒不可得而親睞蕙與蘭等是國香政堪伯仲可謂公論謂南中饒花卉品幾以百數水仙花無上矣而趙瞻雲之燈孫靜原之翁賞識有加所謂體物而不可遺也

問於友人處見新刻元白長慶集有晏子柔一[illegible]
心最愛之後視漕南方嘉定令以書籍上少許四
先生集子柔其一也元白二序首列集內甚擬風
好置之行篋時時繙閱園居多暇遂從而鈔之亦
止録其評騭莊文者他項不及詳也

徐氏筆精徐𤇍興公

徐氏筆精乃同年友毛脩之從南都寄來者暇日
鈔為一册徐君信名士搜微索隱亦雅亦博獨修
之遂作古人矣修之腹笥甚富文采斐然婁上春

官不第終於南比部其人玉潤春温可念也

露書姚旅園客

此亦遊士中之讀書解事者于鱗謂元美俊語大堪捧腹吾於露書亦云

徐文長三集

文長既沒而文章始表見於世則石簣石公而先生力也向微而先生而世不復知有文長矣而先生有功於文長甚大有功于文苑尤大顧而先生稱文長止以詩而文并在所畧余初與文長遇亦

以詩久乃習其文津津不能已也錢從盡罷諸家
而獨尊徐氏酸醎冷暖固有不得喻諸人者偶閱
陳元凱先生讀徐渭集而爽然合元凱謂渭文構
意造語真得太史昌黎之法自歐蘇外鮮有窺其
際者謂明一人可也又謂讀渭文惟恐其盡惟恐
其不多嗟呼文長何以得此於元凱哉元凱題目
文長其功不在陶袁下余既鈔文長集因摘而次
之卷首

文長目空一世乃最服湯若士王欲為之執鞭湯

貽文長一絶句落落耳至寄余瑶函云徐天池後必零落門下絃歌清暇倘一問之林下人閒心及此則義仍於文長未始不裴細也

虞長孺曰元美于鱗文苑之南面王也文無二王則元美獨矣余衣青衿揖王李於藩李長鬚而修下王短鬚而豐下體貎無奇異而囊括無遺士時不能包着兩人傾倩之徐文長小銳之湯若士也徐自詭江淹遭湯藻筆意欲包湯湯不應徵余牘余亦不應囊空無士而晚乃包貁肥之袁中郎所

謂桓譚者矣盧生曰徵牘不應果何說耶如文長者正當就而請正耳豈有徵而不應者哉長孺過矣乃中郎外有元凱又有世濯囊方充斥何言空也

陶石簣於文長集文取五詩取八余茲鈔於陶所取五取其四八取其三人各有見不能强同要以供養文長一而已矣

文長詩不今不古實可孤行自堪命代乃不能不沾沾於李長吉夫長吉又沾沾何人耶文長此處

未免通蔽相仿余故於文長詩凡涉長吉者即刪以文長自成文長初不待借材於長吉也至七言律最侈余僅存十一排律誇多競險余刪之殆盡王季重欲嚴文長以愛文長旨哉若夫文則無間然矣序記論策書疏墓誌碑狀每讀一義輒增一解恒欲起先生於九原而請問作文關紐其他小柬小啓翩翩有致至於四六特文章之一體文長實以此著名要文長真骨髓不在是余操此論自許知言恨無繇質諸元凱耳

文長別號天池又號青藤又號漱老又詭其名
田水月　　畫㢲齋載筆凡六則丁亥歲八月之杪
南村私淑

尋水園集畧卷之八

德州盧世㴶德水著　受業李源星來輯

趙其星仲㖞

刻書序

訂讀古本大學

毛子晉刻十三經

劉隨州詩鈔

唐子西文録

朋嗣玄制義

碧昧上人詩稿

扶風名臣錄

尊水園集畧卷之八

刻書序

訂讀古本大學

壬戌下第思乞一氈了經生殘局還延需次旅寓多暇每袖百餘錢徃嚮故書處購一二簿帙零篇以佐酒杯偶無意間遇羅匡湖先生訂讀古本大學急易之歸閉户熟讀不知足蹈手舞洋洋乎忘其身之落拓也迨於今十年矣歲讀之月日讀之雨簾雪牖讀之如寤寐焉久而愈足先生自云聖

人復起吾言不易真決定語盡此本乃戴記中原物無容擬議獨一經先生稍乙畧點綴數語而血脉精神轉丸掌上誠二千年來關眼之書也危坐以進齋戒以將爰就遺編翻爲新本期與有志大學者共讀焉先生讀法具在惟讀者加之意耳

毛子晋刻十三經

余生而有書癖見古集善本必齋戒以將之危坐以進之鼓歌以舞之流畧摩挲不啻縣𨽻猶記數年前偶得陸放翁集及唐人選唐詩刻畫如繡心

開目明舜及終卷必有跋語數行考核精簡文彩風流署曰湖南毛晉意必深心讀書之士而遠在湖湘者逢人遍問乃知家于吳會且工舉子業為秀才中僑佼賡名鳳苞志在大科雕搜翰墨之林通夢交魂摧襟送抱其意念深矣蓋游于藝云會余客潤州子晉携所刻十三經注疏相貽自謂平生精力盡于此書余取而觀之遠勝監本因謂子晉曰唐人選唐中有御覽詩此獨不可倣故事而行之乎子晉爰命余作序余再三不敢出手又謂

子晉曰虞山一序觀止矣何爲益多子晉亦不復相强然子晉雅意終不可負爰銓次數語以贈子晉併以晉別夫子晉博學能文章世知之矣亦知子晉之爲人乎血氣方剛無聲色貨利之嗜以淺其天機凡博奕飲酒車馬衣服唉名任俠一切泊然僻處昆湖之濱讀書談道密爾自娛興之所至梨棗如雲蕆嚴妙麗爲先民塑像爲作者傳神一堂之中一牀之上千秋萬古四海九州總萃焉子晉亦何與人間事人亦烏能名子晉之所以哉且

子晉行徑較世迥別即近者訪余使院一茶而行已使人物色之則駕而遊焦山矣又物色之則駕而昆湖矣天際鴻翔令人自遠嗟乎吾安得不敬子晉乎吾安得不思子晉乎抑聞子晉好友有李孟芳者畸人而志士也幸以吾言質之

劉隨州詩鈔

余年三十八始登第登第之前兩歲始稱詩其稱詩也寔問法于敬仲敬仲教我誦讀子美案頭常有子美一部晚又喜隨州云家有隨州刻本頗錯

雜無倫中亦有可芟者而高氏品彙所收之外又多有可登納者因於暇日細加詮次以類相從其義則不俊竊取是為劉隨州詩鈔鈔成質諸敬仲敬仲更為損益爰付鐫人公之同調仍命余識其簡端夫隨州詩價久定詩家目為五言長城抑嘗閱唐人中興閒氣集有隨州詩九首謂長卿有吏幹剛而犯上兩遭遷謫皆自取之詩體雖不新奇甚能鍊飭大抵十首已上語意稍同思鋭才窄也止稱其得罪風霜苦全生天地仁謂傷而不怨足

以發揮風雅近覽鍾伯敬詩歸內選隨州詩五十餘首其言曰中晚之異于初盛以其俊耳劉文房猶從朴入然盛唐俊處皆朴中晚人朴處皆俊文房氣有極厚者語有極真者真到極透快處便不免妨其厚又曰漢魏詩至齊梁而衰衰在艷艷至極妙而漢魏之詩始亡唐詩至中晚而衰衰在濬濬至極妙而初盛之詩始亡不衰不亡不妙不衰又曰艷之害詩易見濬之害詩難知嗚呼其持論微矣余乃言曰隨州之詩之所以能行遠者以其

真也特其藏真于澹令人無跡可尋耳隨州之詩之所以不厭真者以其澹也惟其澹處皆真所以尋味不盡耳且世之賞隨州者徒以其近體已爾而隨州五言古詩之妙世或未之知也不佞非獨其微矣其製五言也直舉胸懷無攜徑造不虛搆不貧多窮貌以寫真緣情以定式自開堂奧盡掃藩籬矣哉詩乎誠蘇李之血亂而陶謝之好友也不佞姑妄言之能破選體者方許談古詩能不為五言者方能為五言盡他人之拙拙在矜局隨州

之巧巧在認題一詩有一詩之題一題有一題之詩此不得移而之彼焉彼不得竄而之此焉潔淨精微確不可拔者隨州也本立而道生要具而體會繇是溢為五言律溢為七言律再溢為五言排律為七言古詩為五七言絶句香秀紆柔高寒蒼翠等閒一語使人竟日徘徊甚矣隨州之厚也惟厚如隨州始能為澹惟澹如隨州始可以澹如雪如石如空中無色雲翔霞絢和天倪而無行地豈復容人擬議耶是最養詩者澹也澹何負于詩哉

吾師乎吾師乎詩可以興可以觀規矩方員之至
不佞既已遜心此道有枕籍隨州生老工部而已
會刻成敬仲寄至乃焚香酹酒開卷張册高歌子
美語以賞之曰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載歌曰
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又歌曰一飯未曾留俗
客數篇今見古人詩

唐子西文録

唐子西文錄乃其學者强幼安所記中間談藝說
詩推敲評唱曲曲挺挺透入穿出多有毉人未發

不受書本牢籠者余讀而愛之輒爲點定或鐫著一語緜止汗出遥呼唐先生肯否遂付梨人倫杜亭書刻一種嗟乎余于此道既有土炭之嗜而其若酸鹹與世間迥異無揣刻畫强令人覩面孔離奇絶同恠物然虚心平氣默考旁求有一得焉必思獻之古人告諸朋友斯所爲風雨雞鳴而不容自已者也

杜生傳

杜生事初見於沈存中夢溪筆談後修宋史者遂

据入隱逸傳世稍稍知有杜五郎矣嘉靖間鄭端簡公復旁捜傳採特為作傳較諸筆談尤覺詳備矣端簡公具良史才論著一本之大道其津津述杜生也殆有當乎杜生也余平生欣慕杜五郎甚每閱存中筆談至杜生一則輙迴環再四嗣讀端簡公年譜一遇杜生傳欲歌欲舞欲罷不能因鈔繕付梓定為单本靜對沈研不啻嚴師畏友昔賢云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余名利根深淘汰無術庶常玩斯傳以杜代元期日損日減云

爾

許繩齋批點李于鱗太華山記

弇州有言世能名于鱗莫能名于鱗所以令觀許葺翁評唱蓋確乎能名于鱗之所以矣竊聞許先生傾服李先生甚至當鄉舉時即具酒脯拔荊榛一拜李先生之墓後又求得于鱗小像藏於家祏歲時必展祭因賦滄溟篇以志尚友其於滄溟集殆已熟復矣顧點綴寥寥獨於太華山記為加品隲此乃舉一見百示後人以讀法耳翁之用意固

甚遠也世濉生平無寸長特好為古人開生面又兩先生前後合符尤屬同鄉盛事遂命門人謝生白按葺翁墨蹟臨出付梓一以見李先生之文章一以見許先生之手眼併與信而好古者共焉

許葺翁和陶詩

堂邑盖有許繩齋先生晚更號葺翁云世濉憶通籍時先生推徐思曠之雅特以尺牘相聞後進小生謬獲此於大人長者為之喟然三歎曰所求朋友先施未能而況素昧生平名位懸絶若乎許先

生其博大真人哉爰奏小箋欣然就正乃先生沖謙甚與余講均禮凡一再奉刪斆淵乎有味其言之也余益企慕不能已因請其雜著五七種又於掌記處覓得十餘種沉吟潛玩皆明體適用有補於身心風教非苟而已若每欲彙稡排纘脩先生集料而力若不足茲於古詩草中錄出和陶飲酒二十首敬勒棃雲以志高山之仰嗟乎先生能文而不以文名能詩而不以詩名能書而不以書名性命經濟之閒固自有遠者大者余區區以是志

景仰也真書生習氣也

又題

自有聲音以来陶詩遂成絶唱昭明選之序之傳之同時顏光禄誄之亦知其人矣而不知其詩也文通一擬可稱形似蘇州再擬庶乎具體東坡和之殆遍其評語久膾炙人口雖然亦形似也何大復直以古詩法亾於陶輕俊之士喜道之然遲大復二十年不死定悔其言千載来惟唐子西王元美頗知陶之微顧世罕有述其語者茲和陶飲酒

二十首乃東郡許葦翁壯歲時作翁自云終篇無一語相類美哉非達人大觀誰肯下此虛心語然字字從胸襟流出全無一毫顧盼人亦有言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以翁人品論之陶而陶者也以翁詩品論之不陶而陶者也余欣慕翁甚爲刻此詩於園居既已叢其揣又臆列之如此

宋布衣詩選

近代布衣詩之有品者如徐天池陳白雲各有不可磨滅處而宋海翁優柔爾雅獨從李唐淹貫而

出得詩人之遺意顧翁胸中溪壑甚高傲睨一世
毋慨令人無詩當其時有難之者謂海翁但工五
律寂寥短章耳其如才力之易詘何翁曰吾幸以
才力之詘故得沉思苦吟審于性情之正以求歸
於温厚和平彼倚馬千言揮霍詞林者方傷於所
恃能無窮大而失其居乎盖翁之持論若此則其
所自得者深矣頃過新河得原本於其族人家詩
凡三百五十餘首余慱選之止留九十九首皆與
古人爭勝毫釐斷斷乎其可傳者也因付剞氏梓

留心風雅者采焉

簡齋詩鈔 凡十條

簡齋劉先生固天縱之稱詩蓋自早歲已能高唱加以十年讀書十年養氣齒逾不惑名與詩乃俱成是爲萬曆丙辰先生存詩於是乎始從前所作盡棄不留甚矣先生之能割愛也丙辰以來富有日新安變益上至于今而先生六十餘矣深造自得有無俱遣吐片語如陳大玉置一字若繪宗彝所謂附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也世淮謹綸貫評

唱而公諸海内名曰簡齋詩鈔

先生詩流傳已久世咸膾炙其近體不減賓客隨州自明迨唐三劉非立要先生根柢波瀾尤在古風本諸性靈建以骨髓一切色澤步驟若網在綱有條不紊詩中之天地得此始覺清寧而後日月讃光雲霞幻彩山澤通氣草木怒生庖丁解牛文同寫竹均于此中妙得關捩先生既已覷古人之象遂爾抉詩人之髓動乃甚然凝還更進經營慘淡和以天倪渾灌流行一指一[illegible]與三百篇之[illegible][illegible]

子十九首之良臣也嗟乎古詩一道世俱視如吾
揎土篆即有作者僅數而已其最號能手僅馳騁
於七言而止一至五言便如泥塑木雕伴死假活
依樣葫蘆全無生趣或小黠大癡跳匿諸理夫既
已陷身學究烏足言詩哉五言古之困人如此獨
先生此際寬然有餘別具爐錘自出手眼掀翻間
架只說家常氣骨蒼森遠追漢魏玄扃一闢不從
門入意之所救在在霧應大而洞庭鈞天小而竹
枝楊柳高山鼓瑟況思忽往木葉盡脫石氣自青

古體如是今體如是長句如是短句如是徘徊婉轉自成文章淡寫空描花明玉凈世能名先生而莫能名先生之所以先生於是絶世獨立人人自遠然從此詩家知有本末源流祖宗孫子是先生繼往開来有功於藝林甚大也學者必從此等處理會先生斯足見先生之𥿄識先生之大至祝至祝

國初有高季廸太史其人詩人也曾得其缶鳴集讀之各體俱工一手而擅衆妙淵源甚遠藴藉更

[illegible]佳觀之風流清凋雜以江左初唐之致最堪諷誦再三入其玄中冲淡簡遠安穩妥帖蓋真能為韋蘇州柳柳州者忽而光怪百出凌亂縱橫老氣橫秋孤吹獸眺天有青蓮有少陵有昌黎兼有昌谷有本者如是是之謂卓爾不群是之謂獸得其正竊意我明詩道應以青丘為大宗越二百六十餘年而有簡翁覺季廸鐘鼓一新音徽如且司空太史易地皆然每見說明詩者斷自北地始已而之濟南焉已而之太倉焉已而之公安焉已而之

景陵焉攘臂而仍不遺餘力惜哉其未嘗偕之大道也蓋知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使梢去我見善與人同虛心平氣靜坐細論饜飫優游自尋原始非季廸吾誰與歸袁海叟具體而微馬仲良未見其止若簡翁可謂兼之矣

譬之奕然他人皆凡著先生則仙著也他人皆人著先生則天著也先生原不欲多上人而人自非敵手先生亦聽之可矣

先生詩有一種異香非沉水非迷迭若有若無不

煙不火或者太白所云獸立天地間清風溫藹䒭
手然則讀先生詩者宜如何洗心滌慮通徹鼻孔
以薰迎香氣又當作何香供以俎豆先生
先生詩一味平實簡當無他譎巧
先生詩源於雅而剌以風歛襟獸謠隱然有恤民
之心其旨遠其詞文可以勒銘可以入告可以作
史可以翼經然體莊氣和思若韻潤一日三復具
有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楊柳依依雨雪霏霏之意
古云詩者持也最得詩人遺意讀先生詩者試尋

味一持字而密參之

先生舉止聲欬無往非詩清空瀟洒一絲不挂在在令人恍然余問請於先生曰繪事後素先生詩萬頭煙雲盪胸溢目然是已著色者惟先生之人則先生之詩之粉本之生綃又方解衣盤礴筆閒硯凈時也入也詩也合而言之道也先生厲聲曰盧子饒舌

先生腸最熱而面若冷言不多而意獨　凡朋友相見帶有油花氣者必正容以悟之令其純灰滌

淨而後痛下鉞劄從容密晤慨然曰必作如是觀始可以為朋友否則悠悠行路予又何識焉每當長筵廣席客有談性命談經濟談意氣談文章議論蠭起予聖自雄先生都不相關最後出片語則人人自失余因思先生之所不可及者固自多方一言以蔽之曰遠人品遠則無依傍詩品遠則不粘[illegible]陶詩之所以隻千古無兩者只一遠耳要柴桑之詩亦柴桑之人為之也全帙陶詩止完陶公一幅行樂余鈔杜毅凡亦首及此孟子曰誦其詩

不知其人可乎所望讀先生詩者設身處地如親見先生庶一部簡齋詩纔始有着落苟留心斯道者據吾說而穆然以思之齋戒以將之再取其詩熟讀而詳味之此即是親見先生若猶未也既爾竟日閒擬何曾夢見試觀今之趨謁先生絢履者夫豈少哉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弗克繇聖顧我同志共勉焉

馬云方詩稿

詩可以興可以觀事父事君其道甚大百物不廢

或者以雜心嘗之為栽為特為應酬為排遣而詩亡矣獨有一馬无方寢食歌哭於斯舉天地之大萬物之衆不以易其蟬翼余初見而怪之既而奇之至於今始踐石而吟矣无方多材人也身兼數器謝而不有向曾讀其舉子業氷清乳謐世外佳人无方殊不沾沾而寢食歌哭獨歸命於詩詩耶无方耶殆天作之合焉上而三百下逮十九放臣之騷太子之選沈欝頓挫如甫譎治幽凉如賀茲數十公者宛若與无方分題聯句把手而遊无方

亦椎衿送抱望古遥集招在昔之䰟爲中心之顧凡山川草木風雨寒暑龍蛇虎豹霹靂戰闘天吳紫鳳出没變幻或登高送遠獨坐彈琴古月新鶯雲痕花影以至緑鬢白足絶塞空閨秋墳鬼唱可愕可娛可憐可詫之類无方悉囊於詩而和之以天倪風饒勝具布襪青鞋興來獨往當今之世而純於詩者則无方一人而已故余掌无方全集而敝以一言曰至誠無息无方之金石琴瑟乃聲滿天地矣嗟乎此與觀之旨而忠孝之根也无方貞

骨天生與朋友交吐出心肝肖不逾中人眼光映
徹一坐卓如其炳如廓如奥如禘如夫人不言言
必有中詩之精氣神髓盡權輿于此余敬其人甚
故醳其詩不覺獨深古之君子樂道人之善而不
為諂余亦行古之道也夫

抱璞制義

先正蔡子木有言為文章如對芳草逆其生意各
形自性不相比倫勿以高格諸文橫置胸臆務在
模擬世間真文繇此闕其堂奧矣嗟乎制義之日

譎也豈非好高之過哉高未必盡無當於制義然以救庸熟淹腐之病則已耳使揆之古昔聖賢婉潤和平之旨恐高無庸也高心一熾侈態彌啓日萃其諸子百家以列肆於方幅之內不籠蓋入上不已長舌為斧斵破瑚璉君子有憂之何憂乎憂制義之體日刓而古昔聖賢婉潤和平之旨漸淪榛莽耳蓋制義者潔淨精微之物也片意出入即雜寸步欹側即亂一語青黃即非面孔研之以邃志鏡之以澄神宜之以弱毫所與周旋者盡三代

聞人時猶非其聲欵悉其音廿千轉萬變而一之者
於八股斯亦天下之極難矣而二三高才生往往
其易者為勝場橫空盤硬傾筐填廓變眩百怪畢
之者驚為風雨鬼神至于偷脊棄肉先輩最甚必
處又夷然不屑此制義之所以日高而日粗也乃
不惟日粗抑且日偽何也四子五經各有本然之
語氣本然者誠也作者不務敷腸瀝髓歛襪正襟
以視聽其微而第洸洋漫漶剝古人玄言大句自
許為性命經濟之雄試自捫本心亦有影響而不

盡信者乎此無他好高爲之累也世間可以無高
文決不可無真文文理一蕪遂令橘枳荃茅蓺圃
爲之不芳故術不可不慎也間與吾宗弟抱璞一
鑄細論透厥關紐抱璞之言曰文生於情情極於
法凡法中波瀾之老結撰之寄送往迎來之流盼
有一非情者乎則舍法而談文者皆無情之辭也
吾聞抱璞言而肯之至再因盡發其藏槀讀之一
經一緒藹然有先民之思從容短蘀獨坐彈琴乃
知抱璞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文矣抱璞孝友豈弟

骨毅而神悟有本者如是故其文出之最晚以俟降心此道者自會焉嗟乎此道今人棄如土矣

東皐漫録

毓竒楊先生至人也年近八旬擁書萬卷談鋒蔚起意氣如雲東皐有别業在焉先生徜徉吟嘯其間所撰著俱係經世大書不屑雕虫小技近復取史記櫜鞬而獄究之毛疵必呵大惑立解從有史記以來無此一番抨擊先生豈求多於史公哉夫史公以曠代逸才千金俠骨起例發凡隻立今古

要其逗漏亦不少矣相沿日久方當誤後生楊先生奮起而操是正之椎脫稿成書書成首出以示小子小子受而卒業拜手颺言曰世之推崇史公者於史公未必無當要皆順風之呼耳楊先生獨動色相戒愛史公以德語最苦意最厚若先生者乃史公真忠臣耳嗟呼非具千古之膽識不能成史記非具千古之膽識不能駁史記著書有手讀書有眼先生清襟雅度深造虛懷接今人甚謙而待古人甚辣小子所以願為執鞭追隨而不能舍

也

陸墨濤制義

天地之大寤在夏萬曆癸未文章大寤之候也竊

工極變遂有庚戌過此以往亦少靡矣留心斯道

者閒嘗共爲補救然一番補救一番枝節用經典

而不用經典之精微法先民而不得先民之宗趣

邐腕落紙若有物焉以梗之者然此非文章之過

也蓋人有餘而天不足也所謂天者靈氣恍惚自

經自緯不大聲以色卽沉慱絕麗鷙彩横流要之

未始出吾宗此豈夫人所能爲哉天之道也天寔生才不易亦生才不盡於是浙河之澳地曰當湖而我陸墨濤先生起焉先生一塵不染望之若天際青霞舉止謦欬無非仙韻司李吾郡潄問如臯陶公餘掃地焚香而坐惟一卷氷雪文悠然密娛不佞問從剮墨之子獲卒業焉不覺精神頓生聰明自淨香生九竅美動七情舉二十年来心手口所擬議揣摩而格格未合者一旦豁然懷抱如洗始知天下自有真文章文章自有真神前亡天之

兲下並四海之水皆立癸未庚戌於斯爲盛亘從後天而返之先天殆能爲時而善轉世者也乃先生之文則又有異焉者矣以爲峭拔耶而冲韻靜生行墨間絕去刀尺原未嘗稍動性火以爲古艷耶而真氣環流八股中自成三代又何會乞靈前人蓋不屑絕跡而自無行地豈非天哉天則不言而信使民無訟悟之以文章足矣陸先生吾無間然矣

汪未央詩

未央年七十餘矣攻詩四十載矣烹煉刮磨水窮天杪手自揀定所存止此則未央詩雖欲不傳焉可得哉余乃取而刻之公諸同好憶綰過清源特請未央舟中一會沉鬱澹雅終坐無一長語余服其有辣味無酸氣蓋未央自少至老一以讀書為事博物洽聞饒有撰述出其餘力以作詩人深造自得毫不露詞流色相又晚景蕭聊所遭多不可意而神恬氣劭逾老逾遒未央固天下奇男子而妙於斲輪者也觀未央詩者幸以吾言求之

寒山新詩

吾友陳寒山詩與古文詞海內流傳久矣斯其近日所作詩詩凡二種一分較閣中得詩若干一監紀海上得詩若干蓋寒山寢食於詩隨地踴出波瀾橫生故作師之日而詩出焉慘淡經營歎奇絕精之至也及視師之日而詩又出焉千軍萬馬無人聲靜之至也寒山寒山詩至此乎為之執鞭為之下拜因點次批評雕成板本傳之通邑大都與朋友共

德社詩

余生二十八年而始與秋賦帖括稍間退而學詩特請詩訣於李泰雲先生辱先生不鄙而惠以南鍼自一話一言我則未惟迄今十三年矣每際風雨雞鳴之夕芙蓉湛露之晨徐行翔佯眞闕栩栩如也今年結夏往復數詩因獲覩社中諸君子新稿沉吟久之作而嘆曰起予者諸君子也可與言詩也已矣我聞在昔鍾嶸有語詩可以群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余生平無他嗜

好亦無他快意事而飲食衣被壯犟低佪不知老之將至者此物此志耳故誦諸君子社集不覺竟談而樂道焉

徐元歎未刻稿

同年友凌茗柯亟稱徐元歎文行為江南第一余心識之已會李寶弓又稱賞不置余益向往之乃元歎不遠千里褊冊相訪茶酒內出未刻讀一帙邀余叙之余於此事荒矣其何以叙元歎而特有味乎元歎之人也元歎純孝潔白修身事毋一往

罨畫溪十年非其力不食非其友不交動靜起居晝夜晴雨一寄之於詩不得髓不已務驚人不休可謂登峯造極絕類超群者矣元歎於是和之以天倪不即不離落落穆穆余從旁睨曰此元歎之詩品抑元歎之人品也比與元歎深談元歎殊不沾滯如風吹水適然而已一至存亾友誼生死交情欝勃之氣猶見於眉間鼻上若負自失職而志不平者元歎殆將隱而未遽隱聊與世相狎而决不為世所摸索元歎蓋天際真人所謂詩有生氣

須人挺箭不爾便飛去者也若柯寶弓闘之亦以
盧子為知言

程魯詹嘯歌

程子魯詹與余稱石交者垂五十年今往矣每思
其丰容笑語輙泣下霑襟有子工部君善繼父志
發篋陳書得魯詹所手寫易詩批點左史莊騷及
一切經世大書什襲藏之傳示孫子又搜其遺稿
甚富乃屬余詳定余浚洒行間累欵不能卒業聊
撮其十一付梓憶與魯詹酒杯流行無所不談獨

不談詩或余先一開口魯詹默然及讀魯詹詩則俯首至地曰兄天授非人力也魯詹一笑而已夫魯詹之淡遠若此宜其意氣適上詩境之變化而渺冥也嗟乎余與魯詹定交五十年知其為至性人知其為留心世道人粗知其為詩人竟不知其為真讀書人甚矣魯詹之深而余之淺也余長魯詹十歲衰白支離尚留其老骸於世聲聞過情畧不知恥所作小詩僅能完篇都無神境回視魯詹淡遠渺冥相去殆將千里今而後惟追賞徬徨懸

讀嘯齋歌爾矣

燕遊稿

刻詩只以白本爲雅凡加圈點批評皆是近世惡習古無是也程正夫燕遊稿皆手自揀定世無孔子誰敢刪之余繙閱既周謹貢一言如賜翁石鼓首善書院報國寺松望嶽赤氣客至鼠姻宜銅鑪書筒中見饕義諸作皆有絕大關係絕精竅會真與古人爭勝毫釐今之稱詩者槩乎其未有聞也其他獻酬衆心諸什俱盡一身之力而送之不肯

一句苟且正夫云田燈簡舊有佀前生事嗟乎此詩人之義也今將元本付梓又作得數語非序非跋不阡不陌自笑狂夫老更狂也

盧子閱古人詩將遍恍然有悟於墨氣所謂墨氣者即在文章之內顧攝文章以求墨氣而墨氣轉隔何也人固有不煩繩削而自合亦有規規求合反失之者有天存焉人豈得而強哉此墨氣之說也嘗觀李白杜甫居然氷炭而墨氣隱隱相關近世有舉陶韋而合之者直是皮相畢竟靈運通淵

明之墨氣耳少陵合陶謝合庾鮑合揚王盧駱其於古人同異即離之間妙有會通繇知其墨氣故也李北海有言學我者拙佀我者死茲論出而墨氣始通天徹地矣余於唐人中最愛張謂乃纔欲上口輙思吐却恐未領其微祇得其率混一點墨氣已隔去萬重余所以愛張謂而不敢讀張謂也獨吾友程正夫藹然有王孟柳韋風流余喜誦之以爲藥石生我夫江水同器有不相入而高山深澤氣固相通此必有其合者矣故如吾正夫者始

可談墨氣也

正夫還山春事

吾友程正夫工部既得請歸卧先廬門庭蕭寂俯仰自得抽繹吟懷成還山春事七言律詩三十首還山着其志春事着其時與讀作者意味具在詩中無煩陳說乃吾於正夫獨自有感也正夫年甫及強分其才具足了十人方為時所求遽長揖而歸無絲毫拖帶縈胸懷本趣盡託之竹素則還山春事豈尋常吟咏所得而彷彿哉昔者竊閱之詩

莫難工於近體近體莫難於七言正夫一題至三十首語語當家合泊此輞川之上客花溪之好友也余生平於五言律不敢以千里畏人纔至七言則倉惜袖短納手知寒豈非天之降才爾殊乎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始則跌宕於濟南後則折節於雲社今乃傾倒於正夫以正夫詩誠有當於吾心吾誠有味乎其言之也夫有詩如此有友如此吾亦可以樂而忘死矣

陳幼仲舟中吟

向讀幼仲詩芊綿斐亹纚纚如也茲於正夫處得舟中稿讀之豁目洞心一展卷而真氣達於戶牖披然曰幼仲移矣數年來感慨悲辛沉鬱頓挫一番剝換一番超脫天清木響水落石出讀書養氣之力固已透於手腕發於紙墨舟行其寄焉者也要是行江上之助所得亦復不少渡河浮淮問津揚子放於池陽水波蕩潏孤帆蒼莽舉所閱歷山川風景有足感動人者在他人或欹側不能自持少知理詠者亦一唱一關而止幼仲獨長吟高唱

盈几瀟篋余從行墨間候察其天法雖在舟中無
異霞表執筆伸紙直欲追配古人太白蹐鴈落了
美登吹臺與幼仲一葉扁舟易地則皆然耳幼仲
此行徙逆七千里徂春涉夏皆在炎蒸雷雨中而
詩乃有風霜高絜蕭蕭爾爾之致此其故微矣微
矣在昔命代詩人有早得令譽而靡自研後一涉
塞垣骨氣頓異則舟中亦幼仲之塞垣也夫里社
同人故有二仲一則幼仲一為趙仲啓併正夫與
病夫而四每聚首時人客稠繁觥籌交錯無暇商

畧及此學之不講實軫於懷安得一片淨地盡晝極夜我四人細論之

呂君俞醫書

萬曆癸丑君俞與余讀書南河之古村余性能飲酒微喜供具君俞泊如也茗椀蔬盤悅於芻豢或時川月生明樹杪雲綺余輒泚數十觥船君俞爲之浩浩焉落落焉徹五夜不厭吾兩人相得甚歡攻本業無問風雨山窮埜闃余偶得一巔頂之言沾沾自喜旁若無人君俞則肌析理分纍指獄究

必期絲絲入扣而後已吾兩人之於此道苦矣樂矣昏復昏且復旦也會乙卯之役余先君俞鳴君俞擊節動容若身自得之再閱乙丑君俞賀余成進士而君俞猶夫君俞余益就君俞談藝晚石而吟按弓而泣不啻癸丑南河時乃君俞所業日上微妙玄通深不可測閒以其餘力治炎黃岐雷之書一再交輙入其玄中即彼法中老師宗工澂不能摩君俞之壘余大奇焉亟語二三兄弟曰不意吾黨兼得一龎安常初和甫天實生才不盡余於

君俞重有感也茲刻特舉一隅其苗脉関紐詳君俞自叙抑余於君俞是刻更識仁人之用心還以驗君俞之學矣

清壑亭近詩

余性好詩苦不能深入惟不能入遂不能出徘徊胸臆者良久間一覔紙庸熟拘陋自亦嫌之然中心所好遇古今人有一言之幾乎道者尋味沉吟如獲拱璧盖其性理然也初讀無謀沈子之詩於豪甫周子所余心醉焉因請無謀之廬一當主客

既其人與詩合遂成莫逆嗣而每有結撰必以相
覯無諆文成數千力不任繕梓余乃偕蔡甫請其
庚辛兩歲所賦詩授諸梨人是為清徑亭近稿神
情氣象大約如子美秦州以往次山道州以來蒼
森劃至細極豪茫要無諆初未肯將心源傍古人
也一出一入直放直收成其為無諆而已猶記無
諆數年前曾聚三月糧發興孤遊自中州曆吳會
布襪青鞋登山臨水有一詩人焉必訪之有一好
詩焉必誦之道里往返半萬舟中驢上慘淡經營

歸而出一卷氷雪文以示盧子鼻間栩栩如也更服無諆志大心虛勤學好問非暖暖姝姝悅一先生之言者此無諆之詩之所繇成也雖然無諆苦矣無諆自遭大變後家益窘身益單意緒益約結顧讀書益專而詩益老益細呻吟涕涙筆墨淋漓閉户獨謡聲滿天地以性情為悲喜以悲喜為文章如筍出土如土委地紆餘為妍深閎而肆余讀清豁亭近稿覺平生膚熟拘陋之習為一洗谷昔罔不乏深廣高明之士其讀無諆詩而欣然何[illegible]

可知也

羅生堂近義

無謀沈子居九河之間而聲名動大江南北凡結撰同心之侶靡不揖袵周旋虛左以俟而沈子益發舒自得縱横前史逍遥百代摘為古文辭與折衷詩郁高極似李滄溟先生至有韻之言洋洋洒洒不肯作人世一語積語而制舉義尤屬深造登歌揖讓穆然有先民之思茲稍裒十一登梓以代繕寫余粗為評點通彼此之懷沈子且北征矣懸諸國

門共相欣賞精氣亘天自有尋光而踴躍者余之言曷敢溢也

張母大節冊

張子穎禾之以丙午起也年最少第最高聊攝姑尤閒人人口穎禾之制義乃遲回廿年始與余同成進士盍簪之日一見如故容中時相過從尊酒論文甚樂也一日張子衣冠來貌悴而神傷纔一發口聲淚俱下因哽咽不能語懷中探一指瓹余々其母夫人死節之緣起余讀而愴然以悲更肅

然以敵若夫人者殆所謂從容就義者乎何言乎
從容也蓋當夫子長逝毋已辦一必殉之志矣顧
使荒忽迫痛之中竟造次而死一身已矣如孤兒
何又如夫子何毋之心用是益苦毋之操用是益
烈直至就義之日手携孤兒畀付其姒而毅然從
夫子於九京也回眡夫子捐館之日甫九閱月竊
思當此數月閒蓋無日不與夫子之魂相求索又
無日不與孤兒爲無言之告語也若曰天乎張氏
萬年之祀止焉此一又之孤耳吾不盡所以廸孤

見之道吾不敢遽見夫子也且吾所為者極難令孤兒異月知吾苦心則雖欲不焠掌刺股不可得已託以數語滴滴是血援祖考以臨之叩鬼神以相之即至今日頡禾致身青雲紹大先君子之令緒孰非毋不朽之心所默貫也蓋嘗脫手屬似之時已念及今日矣夫人之所以慮孺子者何其周而其所以報夫子者何其厚哉極貞極烈而出之以極定極閒即詩書所稱何以加諸余故袖簡壽以娛觀風者采焉

鄉賢末議

泰雲李先生古之振奇人也留心世務則賈董[illegible]贊頒精本業則薛應旂歸有光為詩古文詞則李白韓愈四六直逼徐庾其所深嗜而有得者則左氏莊周司馬通鑑他如素難壬遁諸書下及山經地志稗官虞初種樹藝花靡不精曉而內行淳備孝友過人千金可揮一介不取人有小善則稱揚不還口過人惡則百計彌縫之不使露蓋天性忠厚如此而氷心鐵骨壁立萬仞則先生之自喻諸

内而不以告人者也邇者學憲鍾公聽輿人之誦
特俎豆先生於賢人之間即兒童走卒莫不稱快
余謂先生何必以鄉賢重正鄉賢藉重先生耳識
者以為知言余小子為諸生時即蒙先生賞識及
舉孝廉復蒙先生納之同社余素父執視先生而
先生頤納為小友余逡巡不敢以鴈行進余素不
知詩先生進之為詩復示以詩訣酒酣先生朗唱
曰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余感佩至
今茲復與長公昱來進士相視莫逆因為未議數

行質諸九原聊代瓣香云爾

素患難說

素患難說乃吾友池陽別駕孺棻金先生所著盧子受而讀之不覺三嘆盖哀民生之多艱身世之不易志士勞人倫常險阻倦而獲濟也嗟咨乎孺棻一以窶男子領妻女問茫茫不可知之前路其艱危較少陵入蜀不啻倍蓰而卒克有濟豈非天哉盧子曰固也孺棻之所好者道而天在其中矣吾聞之道根於性植於學淵源於孝友堅凝恬靜

任一切驟雨飄風驚波駭浪變現吾前一若寔者晝夜之不易其常而未始出吾宗此詎有他謬巧哉理應如是勢應如是法應如是吾即如是以付之所謂素位而行也方孺萊凌遽圖南且朝且夕且水且陸能遂料即次無虞是不謂之天不可然孺萊之所好者道也孺萊為丹翁方伯主器視無形聽無聲趨庭造膝之餘師資多矣行年四十仍一孺子方伯公捐館舍孺萊始筦家政顧手不名一錢乃偕其配陳安人操作拮据以全力注之第

若姊若曰此先大夫之志也吾夫婦不敢不繼不敢不勉倘異日藉手以見先大夫吾夫婦無愧矣嗟乎令人不見古人久矣不謂當吾世而一覩孺菜古人去人何必相遠雖然此亦非希濶高遠之事也在他人或若前若却而孺菜直饑食渴飲貼席甘寢而已何者道在故也道之精以治身其緒餘以應世可以禦患難即可以徵事功孺菜判池陽甫半載士夫信之黎民懷之諸大夫競欲以孺菜代太守會孺菜意有所不慊決策歸田掉頭不

顧自號性拙散人叅禪出世嗟乎是亦道也嚮令孺茱稍一低回希世度務浸假而方岳而中丞所就事業定當駿偉卽曩若池之輿人舟子今經過安德猶叩孺茱之廬問舊使君無恙則孺茱宜民宜人見一斑矣書不云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孺茱身有之而身施之矣故率孺茱之道不獨素患難卽功名可立致也而孺茱故舍彼取此與安人偕隱田間日依方伯公於楸儼如初沒本立道生和平神聽逼迩以介長無菑害昔之素患難

皆安樂法矣柳余又有感焉東坡與李端叔云端叔一生坎軻牢落正賴魚軒賢德委曲相順遂以忘百憂此豈細事不爾人生豈復有佳味孺萊與安人同心志同孝養同辛苦盖身能行道又有道侶儒仲賢妻伯鸞嘉耦今遂成別足事之盛而可傳者此是也余故熟讀來說而喜賛一辭

沈景倩秋草詩

景倩為詞場老宿今往矣向撥余詩藁甚多俱隨手零落偶於故紙堆中得秋草詩廿四首恍與故

人相見為流涕而識之曰鄉長者李于鱗有言七言律體諸家所難王維李頎頗臻其妙柳唐人有言沈三兄詩直須還他第一三兄盡措佺期也盧家少婦一首遂為七律開天景倩與佺期同姓越千餘年髣髴繩其祖武即體氣高妙或遜王李而烹煉刻畫駸駸欲度驊騮矣刻而傳之與說詩者賞焉

巢山吟

或問巢山吟何如余曰試舉看或乃舉其句之佳

道雖遠別離以相耦余曰是矣進之尚有境在又取子美之前後出塞發同谷諸作以相耦余曰是矣進之尚有境在又取鮑明遠庾子山之行路難哀江南以相耦余曰是矣進之尚有境在又取陶徵君謝康樂之飲酒擬古述祖德遊山水以相耦余曰是矣進之尚有境在浸假及於漢魏青青河畔草曰有其質矣明月照高樓曰有其情矣携手上河梁曰有其婉矣孔雀東南飛曰有其變矣要之巢山何所不有有李杜有庾鮑有陶謝有漢魏

而又自有其巢山試取數者以易巢山而巢山不與易也無已其離騷乎每一顧而淹涕哀民生之長勤其抽緒已迥別矣而後乃令奇文欝起驚彩絕豔或朗麗以哀志或綺靡以傷情或瓌詭而思巧或耀豔而深華斷如復斷亂如復亂而綿邈曲折又未嘗斷未嘗亂也山川無極情理寔勞古今有心人其結撰至思登峰造極若出一揆吾嘗側升而哦巢山矣每至箭栝通天針鋒入渺恍與靈均相遇於荒忽雲際乗回風載雲旗歷洞庭經湖

浦採白蘋折疏麻望美人思公子未嘗不逍遙容與一唱而三歎也故離騷者巢山之分體巢山者離騷之合局也創起於千載之前則為舊本巢山奮起於千載之後則為新板離騷或者嗒然良久曰命之矣

嘯圃

海翁作嘯圃傳奇成出以視盧子曰子其為我序之盧子曰余不知曲其何以序嘯圃海翁曰正惟子不知曲故邀子作序昔人有言不知文章者方

能窮文章之變子試汗漫言之余亦汗漫聽之其必有相合者矣余遂言曰當萬曆中湯臨川以高才逸韵獨步一世作四部傳奇絕空千古又有徐天池者以短兵利刃横空盤硬與湯先生對壘齊鳴詞壇侈爲盛事嗣後稍覺寂寥乃今而海翁挺然特起不襲臨川天池一字一語磊磊落落自我作古直欲起次楩於九原與之同堂合席而坐又招青蓮作伴排調涕泪慷慨淋漓其樹績於詞林甚偉其有功於古人亡人鐵之剞劂必傳無疑乃

余因是而重有感於次楩之往事矣次楩一國子諸生而以奇文遭奇禍九死一生甫脫於獄而意氣昂藏不少挫抑陸五臺張崌崍俱與之講均禮王弇州作憲大名遣書吏十人就其家抄賦稿目爲明代第一手余嘗覽其蛾蠓集而讀之骯髒峻嶒之氣猶隱見於行墨間頃身後荒凉不復有片碣尺土誰知八十年後有我海翁爲之重開生面也哉嗚呼此道令人棄如土矣

胡嗣玄制義

于役金陵觧嵗長干塔院居適與嗣玄相連揚搉古今甚樂也已索其制舉義讀之嗣玄以一冊相眎字畫細如麻姑余笑鼃動人定篝燈對之伏讀竆五夜篇終意愜因令板行之以廣其傳而為之序序曰制義一事今天下懸為射候有志之士靡無不奔命於斯矣語其勢非聰明特達強有力者不能登峯顧聰明特達強有力能為制義而未必盡當於制義何也則以制義者潔凈精微之物也其道千變萬化而嘗其歸貴要於認題題着非主

司之所能命非士子之所能擬當學脩論孟脫稿之時而全副八股已名脉矣苞蓄數十年而特借吾人之心手一闢生面故臨題傳墨如對臉當眉傳神寫照勿論稍涉青黄咫尺千里即頰上三毛亦不得輕着是必款款焉以低心弱毫求古人意思所在伺候於微渺之間而噓吸其冲寞之朕我情彼景俱兎起鶻落旋於默默昏昏之際稍縱焉又逝矣故語天下之難莫有難於制義者也余生平亦刳心嘔血於斯閲文數萬閲人數百苟有一

言幾乎道者未嘗不齋戒以將之晚坐以進之私
謂對題臨文不容苟簡必如孝子之養父母事君
者之能致其身庶幾不得罪於古人而鹵莽一第
無徵不信誰則聽之令乃得傾心滿意於嗣玄也
嗣玄十年讀書十年養氣以文會友能自得師其
於此道之消息微乎微矣每拈一義必於題之倫
脊廉內曲盡苦心關於前後左右廣言之靡不中
規中矩㰱然若不足而悠然囿有餘也蓋嗣玄知
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至矣拓萬古心胸極風雨

雲雷龍蛇虎豹交錯互至變現出没之竒而欽諸
宗若帷摳衣屏息與古人周旋伸紙出聲恍若古
人動容謦欬於其間者斯先民之所拱手而時俊
之所失足者也倚歟嗣玄則海内此人耳嗣玄磨
礪已久一啓匣而上扶浮雲何待余言為揚厲獨
余心醉不啻口出因從事副墨之子不惜鄙言為
弁以止告天下嗟乎余雖不敏敢汰而以文許人
哉

若昧上人詩稿

余之秣陵則問秣陵人曰秣陵白足有觧稱詩者乎秣陵人曰無有既而曰有一白足若昧從廬山來說法圓覺庵中觧稱詩余聞而識之已攜二三素大傳行而訪於圓覺至則與若昧晤儼然偉丈夫也周旋中禮聲如洪鍾余心異焉荼果小泱談及詩乘若昧出詩一冊余袖之歸篝燈靜玩似其脘下直書口門徑吐而別有古意閒情環流筆抄恍恍如不琢之圭余撫卷沉吟盖其秀可及也其朴不可及也吾聞之李耳曰朴雖小天下不敢臣

若昧氣宇如王有獅子獨行不求伴侶之意故其詩以孤邁而尊試掉歎詩闈當方駕常侍嘉州至清畫參家直學徒翁之矣

扶凋名臣録

應璩有言文章不經國筐篋無尺書彼文苑中人而持論已若此矣吾友王介清氏有心世道者也居恒讀史有得做呂成公大事記摘次鈆槧以脩規軸自做秀才時意固已遠矣其令元城也勤勤如春一堂如秋諸所注厝務勤恤民隱追配古久

至於簿書期會末數數然也衆讀清空所研悅者仍是古史茲讀禮之暇不忍虛費時日取前所摘次諸則反復討論每設身處地以揣當事者大手微腸不差累黍各題數語犁然當心罔已直抉古人之髓動中事機之會矣於中擇其尤要者排纘成帙顏之曰扶鼎名臣錄書成介清欣然自是可藉手以質古人矣乃命盧子效其薄技盧字赧赧避席曰世濯一中庸入耳惟嗜册籍而不知讀法又見異物郵遷因之放浪於詩林潦倒於辭海自

荒茲德久矣忽對此大書不覺神氣為之一肅心目為之一轉恭誦沉思如親門呂三年有成介清之業於此基之矣浸假出而任天下之重嘉猷入告宣力四方執此以往其如示諸掌乎斯洵為經國之大業也哉